

指劍為媒

1

(台灣)
卧龙生著

花城出版社

I247.5
3927



指剑为媒

①

(台湾)卧龙生著

花城出版社

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 冯沛祖

封面设计 张 峥

指剑为媒

(台湾)卧龙生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农垦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36.125 印张 4 插页 720,000 字

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,000 册

ISBN7-5360-1411-2/I.1259

(全四册)定价:19.60 元

内 容 简 介

邪派天香门崛起，天下武林大乱。

天香门为了称霸武林，大开杀戒。一时间，江湖上杀祸迭起，血雨腥风，密林追杀，山庄遭屠戮，满门被抄斩，妻女被奸淫；武林邪派群魔乱舞，荡妇勾魂，美女色诱，人妖鬼怪，横行大地……

在这场武林浩劫中，出现了一位侠骨少年石承先，他深山学艺七年，出山追寻杀父仇人，手持一把神剑，身怀超凡武功，访少林，踏神堡，闯虎穴，战荒漠，联合天下英雄，与邪派天香门展开了殊死拼杀，终于把天香门群魔歼灭！

本书故事奇特而紧张，情爱描写大胆而细腻，侠风柔情，英雄美女，悲欢离合，险象环生，引人入胜，具有极强的可读性。

目 录

泣血断魂谷.....	(1)
拼死获奇缘.....	(39)
出山探父仇.....	(75)
扬威少林寺.....	(111)
古刹惊巨变.....	(146)
神功震魔功.....	(181)
秘窟见奇事.....	(213)
二老述前尘.....	(248)
探隐赴终南.....	(279)
探隐赴终南二.....	(289)
受制神机堡.....	(309)
拳谱换解药.....	(341)
美婢泄阴谋.....	(372)
父女不同心.....	(385)
初试神剑威.....	(406)
揭穿假面具.....	(439)
荆棘遍地布.....	(471)
四皓暗成全.....	(506)
剑气寒敌胆.....	(544)
长安谒犬王.....	(577)
名山现魔灯.....	(611)
神勇闯灯阵.....	(646)

怜卿蹈情关.....	(678)
药王叩迷津.....	(710)
边魂更迷离.....	(743)
循迹见高僧.....	(771)
共研凶手谜.....	(808)
贼踪纷纷现.....	(839)
挫敌鼠窜逃.....	(865)
惊虹惊鬼母.....	(904)
奇人传绝学.....	(939)
群雄探虎穴.....	(974)
天香门总坛	(1007)
祖孙喜相逢	(1043)
神犬索魔踪	(1075)
断剑缔良缘	(1120)

泣血断魂谷

晓雾迷蒙，山岚四处，阵阵烟云，沿着祁连山天柱峰的山腰，缓缓飘荡，远远望去，宛如围起一根月白的玉带，那银装玉琢，覆盖了皑皑白雪的挺拔峰峦，更似在虚无飘渺之间。

这时，打那山岚云气之中，忽然冒出了三条人影，披荆斩棘，手足并用，直向天柱峰的绝顶攀去。

他们攀登的速度，异常快捷，片刻之间，升高百丈，竟然来到了一处断岩之上。

三人略一打量眼前的景物，为首的那位身躯高大，神态威猛，满腮虬髯戟张，穿着一身灰褐劲装，年约五十出头的秃顶老人，突地环目暴睁，转身对站在他身边的孩子，沉声说道：“公子，咱们总算找到地头了。”

这位公子，看年纪约十二三岁光景，但却生得唇红齿白，英挺不凡，闻言摇了摇裹在风帽中的小脑袋，道：“雷大叔，这儿不像山谷嘛，爹爹留下的图卷上，说在那绝谷的入口地方，画着一道石门呀！”

秃顶老人尚未来得及回答，站在这公子身后的人，忽然低声笑道：“公子，你瞧瞧这断岩的下面吧，那像不像一道石门呢？”

这接话之人，是位身穿墨绿短袄棉裤，一付农家打扮，

满头发丝，根根似雪，但脸色娇柔红润，如在中年的妇道人家，这时话音一顿，便牵着那公子的小手，向断岩的一边走了过去。

那公子探头向岩下看了一眼，只见离自己立足的岩边，约莫五丈高低，却是又伸出一块突岩，在那突岩的左端，果然有着一道很像门户的石壁，不禁回头向那白发妇人道：“大婶，咱们可是要跳下去么？”

白发妇人摇头道：“公子，如果只有老身跟雷刚两人，自是可以跳到下层的悬岩上去，但眼下有公子一道，老奴夫妇可就不敢冒这个险了……”原来她跟那秃顶老人雷刚乃是夫妇。

那公子听得两道小眉毛一扬，大大不服的道：“大婶，你怕我这五丈来高之远，就跳不下去么？我试给你看……”小手一挣，当真闪身就要往岩下跳去。

白发妇人大吃一惊，若非她这些日子来特别当心，片刻不敢大意，此时可真要被那孩子挣脱了掌握，跳到岩下去了，当下左手往里一扯，右手一抄，顿时将公子抱在怀中，又担心又惋惜的叹气道：“公子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……”

忽然耳中传来那秃顶老人的笑声道：“大姑，快跟公子下来，这儿有路哩！”

白发妇人回头望去，只见秃顶老人雷刚，已沿着这断岩靠山的那一面，缓缓向岩下行去。

她略一犹豫，终于还是抱着那公子，小心翼翼，顺着秃顶老人找出的那条隐在草丛之中的栈道，走向下面的那

一块突出的悬岩。

白发妇人刚刚下到岩上，秃顶老人已浓目深锁，向她招手道：“大姑，你来瞧，这事……”突然发出一声长叹，未再往下说出。

白发妇人目睹秃顶老人这番神情，心中暗暗吃惊，连忙赶到那宛如门户的石壁之前，低声道：“当家的，莫非有什么差错么？”

秃顶老人指着那片石壁，颓然低叹道：“大姑，看来咱们是空劳往返了。”

白发妇人怔了一怔道：“可是甘大侠不在……”语音未绝，抬头朝那石壁之上望去，陡地脸色大变，低头瞧着仍然抱在怀中的公子，尖叫道：“不，谁也不许动我家公子一根汗毛……”

那抱在她怀中的公子，这时忽然挣扎着跳下地来，脸上一派大人模样，指着那石壁之上的字迹，说道：“大婶，这壁上所写的规矩，是谁立下的？”

白发妇人料不到他会跳下地来，更没想到他会这么发问，一时之间，呆了一呆方始接道：“当然是那身隐谷中的甘大侠所立的了！”

那公子抬起了头，小眼睛不停的眨动了半晌，忽然向那秃顶老人笑道：“雷大叔，大婶没骗我吧？”

秃顶老人目光一黯，道：“公子，老奴夫妇岂敢哄骗于你，这入谷的禁例，果然是甘大侠手订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老奴事先并不知道，这禁例竟然会要人自残肢体，否则，老奴也不会领着公子前来求见了。”

白发妇人忽然冷哼道：“你敢！老主人遗命，凭你就敢违背么？你怕死不敢来，还有我呢！”

秃顶老人苦笑道：“娘子你错会了鄙意了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江湖上传言，这四绝断魂谷立有四道门户，只要身具胜得过这四道门户守关之人的武功，便可入谷拜见甘大侠，求他传授一招武功……不想今日一见，方知江湖传言，实不足信。”

白发妇人冷笑道：“谁跟你扯这个了？你倒是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见到甘大侠手订的禁例以后，竟会贪生怕死，后悔领着小主人前来求见甘大侠的道理。”

秃顶老人道：“娘子，如是江湖传言不误，合老朽与娘子联手之力，通过这四道关口，引导公子求见那甘大侠传授武功，想必也不会是什么难事。”

白发妇人笑道：“不错，只要当家的跟妾身联手，武林之中，除了各派宗主和几位奇才异能的前辈以外，果然是难有敌手，谅那四位替甘大侠守门之人，也不会比各派宗主更强。”

秃顶老人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但眼下甘大侠的禁例，却根本与武功高低无关，而是要入谷叩见之人，每入一道门户，就必须自己动手，残去一处肢体，譬如这入门第一道关卡，就要自断一臂，投入那石壁下端的洞内，当作开启这石壁机关的肉钥，这等骇人听闻之事，休说不合情理，而且，倘若我料想的不差，四处关口，必须残去四处肢体，纵然不死，有幸入谷见到了甘大侠，试想一个四肢俱残的人蛋，又如何去学那至高无上的武功呢？”

白發婦人聽得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是啊！咱們果是不該來，一個人沒有了手腳，自是不能練武的了……”忽然一伸手抓牢了那正在一旁聽得發愣的公子，大聲道：“公子，你總不會願意斬去四肢，再來學那無敵的武功吧！”

禿頂老人雷剛瞧的心中暗道：“大姑也太多心了，小主人這點年紀，又怎會懂得許多呢？只要咱們不讓他涉險，處處謹慎着些，也就是了……”他心中轉念未畢，卻聽得那小主人冷冷的聲音傳來，一字一字的說道：“大嬸，我石承先縱然今天粉身碎骨，也要遵從爹爹的遺言，拜見甘大俠，練就上乘劍道，好替爹爹報仇！”

每一個字都如一記鐵錘，直撞的雷剛老眼發花，心口發甜，一陣陣的熱血上騰，不能自己。

老主人的慈祥笑容，迅快的在他眼前閃現，數十年來的往事，一幕一幕的打腦際滑過，自從他十歲投身石府，跟隨老主人充當書僮，四十年來，老主人待他有如自家子弟一般，幾乎跟老主人未曾有過一日之別，老主人一生仁義大俠的風範，出生入死，為武林同道主持正義，急人之難，濟人災苦，終致落得遭人暗算，以身殉道，慘死在少室峰頂之上的景象，更血淋淋的如在眼前……。

如今，小主人身負殺父大仇，小小年紀，竟然能有粉身碎骨的決心，自己身受老主人的恩惠之重，實在是百身難償，倘是自己能夠幫那小主人完成入谷的心願，習成絕藝而得報父仇，縱然是自己喪生在這四絕斷魂谷中，豈不算報答了老主人的知遇之恩……。

雷剛因是在沉思往事，暗下決心，自是久久不曾說話，

那白發婦人卻在她那小主人石承先說出那等堅決的話語以後，紅撲撲的臉上，剎那間罩上一片煞白，連抓住小主人右手的掌心，都一陣陣的滲出了冷汗，緊咬着牙關，一迭連聲的說道：“公子，你千萬不能這麼想，千萬不能……天下哪有砍去了手足還能練成武功的事？公子，老主人只有你這麼一點骨肉，如是你有了三長兩短，老主人的血海冤仇，豈不是要永遠難報了么？”

別瞧石承先年紀只有十二三歲，但他懂的事情可真不算少，白發婦人的話音甫停，他居然撇嘴一笑道：“大嬸，照你老這麼講，我們不必找那甘大俠啦！”

白發婦人似是知道石承先下面還有話在等着自己，可是她卻一時想不出別的措辭，只好點頭，道：“甘大俠這自殘肢體的禁例，不獨是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更是難人之所不能啊！公子，咱們果真是不能來的！”

石承先小拳頭一捏，抬頭道：“大嬸，那殺我爹爹的仇家，可是武功很高么？”

白發婦人道：“公子，老主人號稱乾坤一劍，近二十年來，已被武林公認為宇內無雙的唯一的高手，那仇家既能暗算殺害了老主人，當然是武功很高啊！”

石承先道：“大嬸，我明白啦。”

白發婦人一怔道：“你……公子，你明白什麼了？”

石承先道：“那人害死了我爹，他的武功就是天下無敵了，是么？”

白發婦人道：“不錯啊！公子真聰明！”

石承先究竟還是個孩子，被白發婦人一夸獎，頓時笑

出聲來，說道：“大嬸，這可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，你別夸獎我啊……”小眼睛眨了兩眨，又道：“大嬸，我們來找的甘大俠，他練的武功比爹爹還高么？”

白發婦人心中暗道：“這孩子倒真是個實心眼，這麼小的年紀就曉得無功不受獎的道理，實在是難得的很……”但口中卻應道：“公子，甘大俠的武功，據說手下從無十合之將，老主人既是遺命要公子投奔他學習武藝，定然是知道甘大俠比我們的那位仇家更高明了。”

白發婦人一片護主之心，溢于言表，明明那甘大俠的武功高過她故主乾坤一劍石嘯風，但她卻不願說出，只說比仇家高明，就這麼含含糊糊的順口帶了過去。

石承先看了看那石壁一眼，道：“大嬸，說來說去，可是除了甘大俠，就沒有人能勝過那害死爹爹的仇家了？”

白發婦人未曾思索的接道：“確是如此……”話一出口，她才覺出了不對。

但石承先已然一本正經的向白發婦人道：“大嬸，話已說清楚了，你跟大叔可以回去啦！”

白發婦人縱然可以猜得出小主人要說的一千句話，但她卻想不到他會說出這一句話來，是以，她聽明白了之后，竟呆在當地，混身發抖，半天作不得聲。

石承先摔了摔被捏在白發婦人手心的小手臂，兩道眉毛一剔，叫道：“大嬸，你聽見了沒有？我要入谷去找甘大俠，你跟大叔也該回去了……”語音未已，忽覺身子凌空而起，只見那白發婦人的兩臂，緊緊的抱牢了自己，任他怎地掙扎，卻也掙脫不了，耳中更是聽得那白發婦人大叫

道：“公子……你去不得啊……雷剛呀，你這殺千刀的，你這老不死……你在發什麼呆……你……你還不快想個法子把那甘大俠叫出來，我……我就……跟你拼了……”

那雷剛被她這麼一叫一罵，可是從悲痛的沉思中覺醒過來了，鋼牙暗挫，掉頭沉聲道：“娘子，你這是為何？”

白發婦人泪眼婆娑的叫道：“你耳朵呢？死人！公子要自己一個人入谷去找那甘大俠，你没聽到么！”

雷剛環目暴睜，喝道：“那怎麼行！”話音一落，忽然舉手一按禿頂，低聲道：“娘子，公子要去，咱們也得陪他一道。”

白發婦人瞧了石壁上的朱書禁例一眼，長嘆道：“不依甘大俠的禁例，這石壁上的門戶不開，咱們……”

余音未絕，只聽得雷剛朗朗大笑道：“娘子不必擔心，雷某早已有了計較了。”

白發婦人恨聲頓足道：“老不死的，你既是有了主意，怎不早說？空叫我擔心……”陡然她語音中斷，睜着一雙泪眼，直望着雷剛發呆！

本是一直在白發婦人懷中掙扎，急着要跳下地來的小主人石承先，這時忽然也安靜了下來，圓瞪着雙眼，盯着雷剛，嘶啞的叫道：“雷大叔，你老一定好疼啊……”

敢情那禿頂老僕雷剛，就在白發婦人埋怨他的時候，竟拔出匕首，咔嚓一聲，硬生生的切斷了自己的左臂，連那緊裹在斷臂之上的衣袖都沒有褪除，便迅快的投入那石壁下沿，約有碗口大小的深洞之中。

殷紅的鮮血，像山泉一般，濕透了半邊衣衫。

但他不失是条忠心耿耿的铁汉，哼都不哼一声，探手自怀掏出一包金创药，敷在那血肉模糊的伤口，并且自行封死了左肩的三处要穴，这才回头向石承先笑道：“公子不必担心，这一点小小的创伤，还不会令老奴皱眉叫痛的……”他口中虽是说的十分轻松，但那本是紫红的脸膛，眼下已是苍白无比。

白发妇人忽地幽幽一叹道：“夫君，妾身刚才才是错怪你了……”成串的热泪夺眶而出。

雷刚闻言，竟然精神一震，喜道：“娘子，这可是你嫁给我三十年来，第一次称呼我一声夫君呢……”

白发妇人似是未曾料到在这等时刻，他居然还能说出这番话来，心头一热，脸上红晕乍起，本想抢白他几句，但刚一抬目，正好碰上了雷刚情深意重的双目，直向自己射来，顿时心中通的一跳，暗道：“瞧他自断左臂的举措，显然已是决心依从甘大侠的禁例，不惜用自己一命，换得小主人入谷求师学艺的愿望，眼看再闯三道门户，就是自己与他生离死别之时了，他纵然是再多说上几句，那也不算为过。”三十年夫妻情分，倏而跃上心头，白发妇人那刚自止住的泪珠，又一颗一颗自腮边滚落。

雷刚这时想是业已瞧出了白发妇人的心意，忽然哈哈一笑，接道：“娘子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倘使苍天有眼，让我雷刚能借此机缘，代我夫妇两人，报答老主人的知遇之恩于万一，虽死又复何憾？”

豪迈之情，溢于言表，忠义之气，直薄云天！

白发妇人只听的神色一变，缓缓的放下抱在怀中的小

主人，一脸庄肃之容；向着雷刚衿衽为礼，道：“夫君啊！我秦大姑嫁了似你这等忠义豪爽的丈夫，真该是苍天有眼，夫君既能从容赴死以报主人之恩，妾身自也懂得烈女慷慨殉夫之节……”

雷刚蓦然摇手笑道：“娘子，你错了！”

秦大姑听得一怔，道：“夫君，你把我当作什么人？难道要我独自偷生于人世么？”

雷刚摇头道：“你死不得，娘子，小主人将来纵是习就了无敌武功，但他究竟还是年轻，那武林中的诡诈，江湖上的凶险，都非他所能应付，娘子必须活在世上，好生的照顾他才是。”

秦大姑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……夫君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，妾身却想求夫君应允我一件事。”

雷刚道：“什么事？娘子尽管说出。”

秦大姑道：“妾身想请夫君答应，你我易地而处。”

雷刚陡地浓眉一扬道：“娘子这是何意？”

秦大姑道：“妾身乃是妇道人家，将来陪伴公子行走江湖，总不若夫君方便，所以妾身想恳求夫君跟我互换……”

雷刚摇头喝道：“不可！我身已残，活在世间，也难以再为公子助力，娘子，你不必多说了。”

秦大姑黯然一叹道：“夫君啊！你莫要生气，妾身三十年来，处处与你唱反调，自今而后，我是不会再故意跟你呕气作对了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太迟了些啦……”话中悲痛之情，令人为之心酸。

但雷刚却仰天大笑道：“不迟，不迟，娘子，能听到你这句话，纵死何憾？……”

石承先那小心灵中，被这对义仆夫妇的忠烈之情感动异常，陡然间他觉得为了自己入谷学艺报仇，却要雷大叔代自己残肢以进，实是大不应该之事，一念及此，两臂一张，猛地跨前一步，站到雷刚和秦大姑中间，抓住两人衣襟仰脸，叫道：“大叔，大婶，你们谁都不许死。”俨然一派大人的口气。

雷刚却苦笑一声道：“公子，老奴不一定会死，你莫要担心。”

石承先摇头道：“大叔，不管你怎么讲我已经决心不要你再为我的事伤残自己了。”

雷刚浓眉暴扬，弯下身来，笑道：“公子，老奴很感激公子的仁慈，只是，老奴如若不能帮着公子闯过这入谷的四道关口，拜见那甘大侠去习练上乘剑道，老奴纵然活在上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公子，你成全老奴这番感恩报德之心吧！”

石承先道：“大叔，你老别费心了，我瞧那甘大侠是在骗人，你老断了一臂，这石壁上的门户，怎地还没开启呢？大叔，我们还要等吗？”

他这几句话，完全不是一个十二三岁孩子的口气，但却把雷刚和秦大姑同时听的呆在当地。

秦大姑双眉一扬，失声道：“夫君啊！公子说的不错，你已经依照甘大侠刻在这石壁之上的禁例，自断一臂，投入了洞中，怎地这石壁之上，并未现出门户来呢？”